



太史公對韓信之評價

● 許雅貴*

韓信出身微賤，少年時代無法自食其力，忍受惡少的挑釁和他人的救濟，然胸懷大志，終遇明主的賞識，出生入死幫劉邦建立漢朝，理應同享富貴，終因功高震主，引起劉邦的猜忌，最後藉由婦人之手將他斬於長樂宮，一代大將歸於塵土，留給讀者深深的嘆息。班固認為《史記》具有「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¹，司馬遷對筆下的淮陰侯有無溢美或隱惡呢？他又是如何去評價韓信呢？在傳末的太史公曰說到：

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塚，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²

太史公為寫〈淮陰侯列傳〉，曾親訪淮陰故里，收集韓信之遺聞佚事，當地耆老告訴他韓信少年即胸懷大志，雖出身布衣，卻有為母墳置萬家的志向，後果如其然，末尾用哀筆，嘆其未能收斂自己而遭滅族之禍，太史公肯定韓信年少未發的志向，對其結局亦有深深的惋惜。透過整篇〈淮陰侯列傳〉，太史公是極其欣賞韓信的，尤其全力歌頌他傑出的軍事才幹，使韓信「戰神」、「兵仙」的形象躍然紙上，這也是韓信外在美的凸顯。然韓信亦有缺失，他不蓄文德，謙禮不足，曾在劉邦面前自言自己「多多益善」，並曾自請「假齊王」，這都引來劉邦的殺機，不過瑕不掩瑜，韓信仍有值得稱

* 許雅貴，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理教授。

¹ (漢)班固：《漢書》，(台北：中華書局，1962年)，卷62，頁2738。

² 《史記會注考證·淮陰侯列傳》，卷92，頁1074。



許的人格之美。人的內在美可分為風度氣質、性格趣味和才智情操³，韓信本人兼有這三者之美。當他因連坐將被處斬時說：「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引起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這是他儀表舉止之美，亦是他臨危不亂的風度表現；當胯下挑釁時，他只是「孰視對方」，這是他的性格趣味，即是在行為和態度方面的較穩定的心理特徵，並不去做匹夫之勇的反擊；當井陘之戰時，他採用兵法上的「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之謀略，以寡擊眾，一戰成名，這是他的才智情操。他曾經被亭長之妻、淮陰少年，甚至自己的軍士看不起⁴，連敵人也瞧不起他⁵，他一直在忍耐，最終得到大家的讚賞，這也是他異於常人的情操。

後代對韓信多有評價，司馬光說：「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⁶此話說得不假，若單靠張良、蕭何的運籌帷幄，沒有出去攻打天下，而且還場場勝利，是無法建立大漢帝國的。蘇軾說：「（韓信）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⁷肯定韓信的志氣不凡。黃庭堅說：「韓生高才跨一世，劉項存亡翻手耳。」即呼應武涉所說的「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對於其兔死狗烹之結局，梁玉繩說：「信之死冤矣！」（《史記志疑》卷三二）⁸徐經說：「史公為淮陰惜，實不僅為淮陰惜。蓋歷代功高震主者，鮮不受族誅之慘，惟謙亨君子有終……實千古建大功者當奉為玉律也。」（《雅歌堂文集》卷四《再書淮陰侯傳後》）⁹這樣的評論皆是惋惜功臣不得善終，沒有符合讀者的心理期待，因此多幫韓信平反，從中找尋歷史教訓。亦如朱光潛所說：「悲劇的基本成分之一就是能喚起我們的驚奇感和讚美心情的英雄氣魄。我們雖然為悲劇人物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卻又讚美他的力量和堅毅。」¹⁰淮陰侯不凡的經歷和悲劇的結局，經太史公鋪陳，使得此篇成為《史記》的名篇之一。

³ 引自林文欽教授上課講義〈美學引論〉，頁8。

⁴ 韓信攻打趙國時曾說：「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諸將並不看好韓信會贏。

⁵ 背水一戰時，趙軍見韓信軍隊背水而大笑，最終韓信破趙。楚國大將龍且曾謂：「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固知信怯也。」最後被韓信所敗。

⁶（宋）司馬光撰，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資治通鑑今註》，（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12，頁16。

⁷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7，頁505。

⁸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640。

⁹ 同前註，頁642。

¹⁰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頁83。